

# 中世纪阿拉伯心身论与心物论探新<sup>\*</sup>

车文博,丁建略,李慧斯

(吉林大学 社会心理学系,吉林 长春,130012)

**摘要:** 心身论与心物论是哲学与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是涉及心理本质的重要理论问题。遵照思想历史线索,对中世纪阿拉伯心身论与心物论进行深入探析。研究该议题,有助于把握古今中外心身论和心物论的内在历史逻辑。

**关键词:** 中世纪;阿拉伯;心身论;心物论

**中图分类号:** B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08)05-0060-04

## 一、涉及心理本质的心身论和心物论

心身论和心物论是哲学与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心身论(mind-body theory)又叫形神论,其生成和发展有悠久的历史。所谓心身论就是心灵和肉体关系的理论,包括心身基质论和心身关系论两大部分。心物论(mind-matter theory),从广义上讲,是关于心理与客观现实、人的身体之间关系的理论;从狭义上说,心物论专指心理与客观世界关系的理论,是研究心理与客观事物的关系问题,它回答世界的本原究竟是物质的还是心理的,是客观事物决定心理还是心理决定客观事物,以及现实中心与物应当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

心理的本质既涉及心身论又涉及心物论。心身论所包含的心身基质论和心身关系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心理的载体和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这同时也是有关心理本质的一个基本理论的问题,也是心理学中长期争论而尚未完全解决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心物论所研究的心理与客观的关系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心理内容的客观来源问题。换句话说,必须研究心身关系,解决心理产生的生理机制问题;研究心物关系,解决心理内容的客观来源问题。因此,心身论和心物论是涉及心理本质的重要理论问题。

研究心身论和心物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

哲学上看,心身关系问题从属于哲学的本体论的物质与精神关系问题。因此,心身关系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有助于哲学本体论问题的研究与解决;研究与解决心物关系,肯定宇宙是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精神为物质所派生,就可以形成唯物一元论的哲学观。从心理学上看,科学地研究与解决心身关系问题,可以为建立唯物一元论的心理学打下牢固的基础,而承认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客观现实是心理的内容,就可以建立唯物一元论的心理观。

研究心身论和心物论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就心身论而言,深入研究和解决心身关系,有助于推进各个心理学分支的发展。例如,医学心理学就是以心身关系问题为基础的。在承认身体活动产生心理的前提下,肯定心身的相互作用,才可能建立医学心理学;如果只承认身体产生心理,而不肯定心理影响身体,那就不会有什么医学心理学。可见心身关系问题的深入研究与彻底解决,必定能推动医学心理学的发展。又如,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的理论和实践,也与心身关系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心物论而言,科学地研究与解决心物关系问题,有助于彻底的破除迷信。许多妖魔鬼神等迷信是否产生,说到底都与对心物关系问题的认识有关。一般而言,持唯物一元论者,就不会有什么迷信;持唯心一元论者,就会陷入迷信而不能自拔;而持心物二元论者,

\* 收稿日期:2008-03-28

作者简介:车文博(1931—),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丁建略(1978—),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研究生;李慧斯(1986—),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师。

则会在迷信与科学之间动摇不定。由此看来,心物论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心理的实质,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作为哲学与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的心身论和心物论,是古今中外很多学者研究的问题。就古代而言,主要有阿拉伯、欧洲、印度和中国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集中探析中世纪阿拉伯学者对心身论和心物论的研究。中世纪阿拉伯文明达到了世界文明的巅峰。由于阿拉伯文明在时间上处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因而起到了传承古代和近代文化的链条作用;在空间上,阿拉伯文明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构架起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因此,研究中世纪阿拉伯学的心身论和心物论,有助于把握古今中外心身论和心物论的内在历史逻辑。

## 二、中世纪阿拉伯心身论

心身关系问题是中世纪阿拉伯心理学思想家一直关注和探讨的问题。阿拉伯学者法拉比、伊本·西拿、苏哈拉瓦迪、鲁西德均对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以及灵魂的功能定位有所论述。

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心理学思想家法拉比反对灵魂的先在性,坚持灵魂与肉体的不可分性。他认为,灵魂是肉体的完善,灵魂不能在肉体之前存在,也不能从一个肉体转到另一个肉体。人的灵魂的潜能有营养的、感觉的、想象的、说话的、欲望(即意志)的等,其统一性建立在大脑服从心的基础上。在他看来,大脑是灵魂的主要器官,“但它是第二主要的,它受心的指挥,而指挥其他器官”,“心是第一指挥所”<sup>[1](P324)</sup>。

10世纪下半叶,精诚兄弟社坚持精神、灵魂是肉体的特性。认为精神的特性则专属于那从物质的海洋中获救的肉体的灵魂的。<sup>[1](P325-326)</sup> 他们把“心”看作“灵魂”的同义词,灵魂是“运动之根”。灵魂与运动相联系是通过它与肉体的关系。他们还试图揭示人的心理形成的生理机制,认为各种感官所得到的感觉,“汇集于脑”,由“大脑前部”的想象力使之成“形象”,转入“大脑中部”的思考力去分析归纳,去伪存真,条理化,存入“大脑后部”,形成记忆,需要时可由言语或行为表达。

中世纪阿拉伯杰出心理学家伊本·西那继承和发挥亚里士多德心身观的思想,坚持灵魂与形体相结合的观点,坚持灵魂是头脑的机能的观念。

伊本·西那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都把灵魂视为动

物和植物的一种机能。他的贡献主要在于对机能作了可贵的解释。其一,把机能与活动联系起来。他说:“就某些灵魂产生的活动来看,把灵魂称为一种机能,是正确的。”<sup>[2](P10)</sup> 他进一步解释说:“一切动物机能都只是通过形体而活动,并且见到这些机能只是在活动的时候才存在时,我们就说:各种动物机能,只有它们作为有形体的活动的东西时,才是存在的。”<sup>[2](P204)</sup> 其二,把机能与形体联系起来。他说:“只有当它们(指机能而言——作者注)是有形体的东西时,才有它们的存在。”如想象、情欲机能、愤怒机能之类的东西,则是就灵魂具有一个形体而属于灵魂,就自己首先属于形体的灵魂而属于形体。可见,伊本·西那把机能与形体视为不可分的。并且,他还认为,“灵魂与一个形体一同开始。因此可以说,灵魂开始存在,是在一种可供灵魂使用的有形体的质料开始存在的时候,而开始存在的形体则是灵魂的地盘和工具,在与一个一定的形体一同开始存在灵魂的实体中(这个形体的功绩在于使灵魂凭着一种性态从那些最初本原中开始存在),……这个形体是灵魂所专有的,它使灵魂脱离一切异于它的形体。”<sup>[2](P228)</sup> 这既是唯物论心身观的表现,又是区别于亚里士多德的地方。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生物所固有的形式与机能。而伊本·西那则认为它是后天获得的机能。显然,这也不同于柏拉图的天生的“理念论”。但是,他并不是官能主义者。他认为,只具有形体或形体的器官是不能够产生灵魂的。他说:“忧虑、苦恼、愁闷之类的东西也是一样,因为在这些东西里面并没有什么东西发生在形体本身上面;然而这些东西是一切与形体相结合的东西的各种性态,这些性态只存在于与形体结合的时候。”<sup>[2](P210)</sup> 在伊本·西那看来,灵魂的本质并不是一个形体,形体只不过是一种“中介”。他在批评新柏拉图主义时曾写道:“有些古人说,有时承认灵魂可以不要任何中介、不要各种器官而知觉到感性事物。中介,例如空气之于视觉作用;器官,例如眼睛之于视觉作用。但是他们离开真理是很远的。因为如果感觉是在灵魂中凭灵魂自身产生的,并不需要这些器官,这些器官就是创造得毫无作用的了;灵魂就不会以它们得益了。”<sup>[2](P228)</sup> 其三,把机能与形体的高级器官即脑联系起来。他强调,灵魂是一种具有器官、有生命体活动的成就性。在这里,他所说的器官,伊本·西那在《论灵魂》一书中专有一节加以论述。虽然他认为心脏是灵魂的第一依存性,但他并不认为灵魂依存于心脏,然后依存于脑子。在他看

来,心脏是把机体变活,大脑则是灵魂活动的主要器官。因为脑子是各种“普纽玛”的混合物,它承负着各种感觉、运动、回忆、想象和理解等机能。脑子如受到损伤,心理活动就会受到影响。它的地点是脑子前部。因为这个缘故,当那一部分遭受一种损害时,这个范畴的理解作用就损坏了”。进而,他还探讨了在脑中灵魂活动的部位。他认为,脑中有三个脑室(前、中、后)是心理活动的场所。虽然这种说法并不科学,但确实对脑和心理活动的关系的了解又深入了一步。

苏非派神智论者在反对正统派时,强调灵魂与肉体的不可分性。他说,“灵魂在肉体之前不存在。”肉体与灵魂的关系,就像“铁磁所吸引”,两者间不是两个体的关系”,也不是“体与偶因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渴望性关系。”<sup>[1](P329)</sup>人凭灵魂意识到本体,它理论上意识全称的事物,实践上意识与肉体有关的事物。

中世纪阿拉伯最后一位大哲学心理学家鲁西德,从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与肉体不可分思想出发,认为“灵魂是并非肉体的、有生命的、知晓的、有能力的、有意志的、能听的、能看的、能说的本体”<sup>[1](P287)</sup>,灵魂是肉体的一种特殊形式,故灵魂离不开肉体,肉体毁灭,灵魂随之毁灭。鲁西德说,“灵魂与光最相似,光因照明体的可分而被分,因照明体的统一而统一,灵魂与肉体的情况也是如此”,某甲和某乙的灵魂在形式上是同一个,对于接受灵魂的肉体而言是不同的,“灵魂离开肉体后在数量上是一个”<sup>[1]</sup>。

综上所述,中世纪阿拉伯学者的心身观不仅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再现和发挥,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的丰富与发展。主要以伊本·西那为代表。其中,反对灵魂不灭说,坚持灵魂与肉体的不可分性、灵魂是肉体的机能、脑尤其大脑是灵魂的主要器官、机能在活动中生成等观点均有积极意义。但仍然存在神秘主义的东西,脑与心脏的关系亦有二元论的倾向。

### 三、中世纪阿拉伯心物论

9世纪上半叶,活跃于巴格达的穆尔太齐赖派的代表奈萨姆主张纯粹本体论,否认真主具有元始的属性,认为真主的所谓属性,只是肯定真主的本体。在他看来,有形体的物质是由若干属性组合而成,非原子的结合。而属性不是物质的一部分,但又主张色、味、气等可感知属性是实体;人的灵魂是一

种精妙的实体,肉体则是灵魂的傀儡,知识、意志等是灵魂运动的结果。

苏非派神秘主义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认为宇宙万物、灵魂、精神、心等所有一切均由独一无二的真主所溢出。在他们看来,真主的本质是“绝对之光”或“至上之光”,它不是纯粹精神性的,它作为世界之本质,又有物质性的一面,系由精神世界向物质世界过渡的中介。宇宙万有均借助它的照明而得以存在、显现。除“绝对之光”外,宇宙中的光有严格的等级:纯粹之光(包括天使、原型和人的灵魂)、偶性之光(星、火等)、毫无光明的暗体(自然界的各种物体)、处于最下的则是形式(如颜色、气味等)。仅就人的灵魂而言,这是真主在人的心里投入的神光,这种光芒是渴望爱所产生的。真主还会将神之秘密赐予信仰者。这种爱会使人渴望完全和完善,通过消除污秽、纯化灵魂、溶入真主,与独一神的纯洁相统一。

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哲学心理学家伊本·西那,在灵魂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上,他在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灵魂依赖外在世界的唯物主义决定论思想。就知觉而言,他在《指要与说明之书》中把知觉定义成外界真理在知觉体中的呈现,在《治疗论》中也把知觉定义为人的灵魂中反映(ertasamat)事物形状的过程。

就思维而言,他认为“思维则是一种接受从质料抽象出来的普遍形式的印象的机能。”<sup>[2]</sup>从这一论断可见,思维的来源是质料,思维的方式是抽象,思维的结果是普遍形式的印象。

伊本·西那的心物观表明,没有被反映者,反映者就不能存在。这一唯物主义决定论的思想不仅与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回忆说”是根本对立的,而且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的素朴唯物主义、亚里士多德的二元论也是有区别的。我们认为,两者的区别就在于:亚里士多德认为形式高于质料,形式重于质料,形式先于质料,形式推动质料。在他看来,形式是积极能动的本原,而质料则是消极的惰性的无定性的本原,这样他就把物质的变化、活动的根源移入“形式”之中。他认为,有纯粹的“一切形式的形式”——神,它是世界的第一推动力。由此亚里士多德转到唯心主义的立场。然而,伊本·西那则不同。一般来说,他是形式与质料并重的,很少强调形式先于质料,主要是坚持形式(灵魂)与质料(物质)的不可分性。他说:“形体的形式就包含在质料中。由这个形式和这个质料构成形体。……离开质

料的形体形式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形式,倘若质料存在的惟一原因,当它消失的时候,质料就该不存在了。同时形式也不能不是现实的,不能不参加进来使质料进入现实的状态,否则质料就会离开形式而存在了。”<sup>[2]</sup>可见,伊本·西那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积极的唯物主义的方面,即形式依赖质料的方面。

应当指出,在心物关系上,伊本·西那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是他不同于朴素唯物主义者的地方。譬如,当他把真理看成是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的时候,他接着又说:“至于必然存在(指真主的存在——笔者注),是凭自身的本质而真实的。至于可能的存在(指一切实在的事物——笔者注)要通过另一种东西(指必然存在——真主)才真实,而其自身则是虚假的。”<sup>[2]</sup>可见,伊本·西那认为,真主是决定客观事物的存在,决定事物的变化,决定主观的反映。因此,在他的思想中还存在着神秘的唯心主义的杂质。这就是说,伊本·西那除了承认物质世界是永恒的、不能创造的,形式与质料相结合的一面之外,他又宣称灵魂(特别是理性灵魂、神圣灵魂)是独立存在的实体、永恒的形式。这就是他在本体论方面二元论的具体表现。

中世纪阿拉伯最著名的哲学家伊本·鲁西德承认,真主是万物的第一推动者,但宇宙和神明一样是

永恒的、非创造出来的。在他看来,宇宙是物质的、无始无终的存在,既不会“无中生有”,也不会“先有后无”,而只会发生从潜能到现实(生成)或从现实返回潜能(毁灭)的转换。“可毁灭的存在的的原则,凭本体的有二:物质和形式;凭偶性的有一:无”。<sup>[1](P283)]</sup>所有感性的存在物都是可改变的、运动的,它们由物质和形式组成,这两者都是永恒的、不可创造的。形式是存在物之所以成为存在物的行为,此行为证明存在物中形式的存在。形式有两种存在:从物质中抽象出来的理性存在,处于物质中的感性存在。因此,物质的实体是形式与质料的统一,其本质仍然是形式。人的本质或形式是其灵魂,它是与肉体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有形体的形式,是可以灭亡的。

综上所述,中世纪阿拉伯学者心物观是围绕形式与质料的关系、灵魂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展开的,以伊本·西那、伊本·鲁西德为典型。他们均肯定了唯物主义决定论的原则,但也存在二元论的倾向。

参考文献:

[1] 陈中耀. 阿拉伯哲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5.  
[2] [阿拉伯] 伊本·西那论灵魂[M]. 王太庆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On Mind- Body Theory and Mind- Matter Theory of Medieval Arabia

Che Wenbo, Ding Jianlue, Li hui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Abstract:** Mind- body theory and mind- matter theory, as the basic academic topics in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point theoretically to the essence of mentality. This article, based upon the historical clue of thinking, discusses the mind- body theory and mind- matter theory of Arabia in middle ages, which will be of benefit to understanding the inner logic of mind- body theory and mind- matter theory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over the world.

**Key words:** middle ages; Arabia; mind- body theory; mind- matter theory

责任编辑: 时晓红